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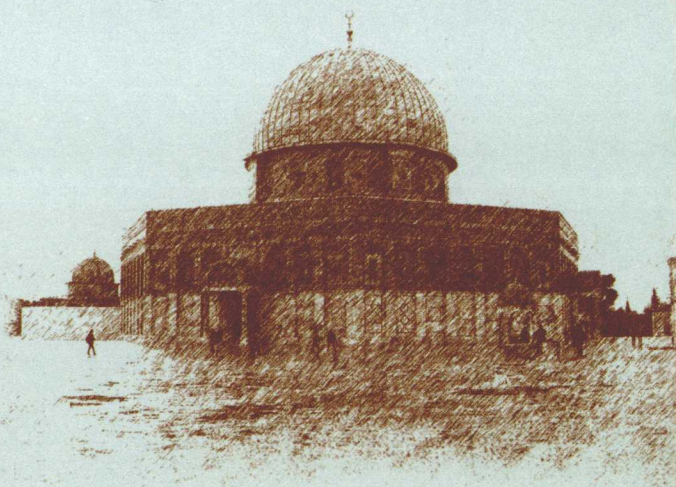
文化经典译丛

FROM
PARIS TO JERUSALEM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法〕夏多布里昂◎著

王亚君◎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013036994

I565.65
68



文化经典译丛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法〕夏多布里昂 著

王亚君 译

FROM
PARIS TO JERUSALEM



I565.65
68



北航

C164548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980302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法) 夏多布里昂著; 王亚君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6

(文化经典译丛)

ISBN 978-7-5609-8604-3

I. ①从… II. ①夏… ②王… III. ①游记-法国-现代 IV. ①I56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867 号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法] 夏多布里昂 著 王亚君 译

策划编辑: 王京图

责任编辑: 王 梓

封面设计: 秀宝贝工作室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3. 62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 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法国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出身贵族，法国大革命期间参加保皇军，后逃亡英国。王政复辟期间曾任内政大臣、驻外使节、外交大臣等职。1797年发表《革命论》，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主要作品有：《基督教真谛》，其中的中篇小说《阿达拉》、《勒内》风靡一时。

文化经典译丛

昨日的世界

人类群星闪耀时

磨坊书简

消失的地平线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选题策划：雕刻时光图书工作室

封面设计： 秀宝贝工作室
609608658@QQ.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希腊之旅 / 1
第二部分	基克拉迪群岛、安纳托利亚 及君士坦丁堡之旅 / 162
第三部分	罗陀斯岛、雅法、伯利恒和死海之旅 / 198
第四部分	耶路撒冷之旅 / 268
第五部分	续耶路撒冷之旅 / 340
第六部分	埃及之旅 / 359
第七部分	突尼斯之旅及返回法兰西 / 387

第一部分 希腊之旅

虽然《殉道者》这部作品大部分的书稿已经完成，但我还是暂停了写作的进程，因为我认为，在定稿之前，我应该看看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别的作家有自己的素材来源，但我必须自己努力来获得这一切。所以，你可以在《殉道者》这本书中找到那些在游记中没有记录的名胜古迹。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促使我在奔波多年之后，仍然选择出国远游。一次东方之旅可以完整地实现我长期以来决心完成的研究工作；我充分地领略到了美洲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的大自然遗迹，但我对于人类的辉煌文明却不甚了解，知道的只是克尔特文化和罗马文化。我还要去雅典、孟斐斯、迦太基，参观那里的文化遗产，当然，我也不会错过耶路撒冷的风采。

在那里，

他对于圣墓极度虔诚，完成自己的心愿。（拉丁语）

可能，我现在说什么朝圣的心愿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但我还是要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宗教信仰徒。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带着过去朝圣者的心态和去圣地瞻仰的目的的法国人了。虽然我没有德·库希、德·奈斯勒、德·沙蒂永、德·孟伏尔几位圣人的光辉美德，但至少我的信念常在。所以，我可以说我无异于旧日的信徒们。

“在我准备出发之前”，德·儒安维尔殿下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我派人去把德·谢米依神父找来，想跟他和解，我取来了围巾围上，又拿起进山朝圣的手杖，我马上就要从容维尔出发了；我将会在从海外旅行归来后重返家园。我要光着脚穿上云鞋，走完朝圣之路。我将从布雷库斯特走到圣-乌尔班，并会路过容维尔城堡附近；我绝不敢扭头看容维尔，恐怕自己会有所依恋，意志动摇。”

1806年7月13日，我再次离开祖国，踏上行程。我并没有像香槟地区的司法总管那样留恋回首。我在国内已经形同路人，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城堡或者别墅。

我很熟悉从巴黎去米兰的路程。我又从米兰取道去了威尼斯：我一路四处观望，就跟在米兰逗留时那样——那里土地肥沃，但是景致单调，我在路上又在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等地的博物馆中驻足。我在23日到了威尼斯，用了五天时间寻访往昔辉煌的痕迹：我观赏了坦拖雷、保尔·韦罗内塞兄弟、巴桑和蒂蒂安的一些名画。在一所废弃的教堂里，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蒂蒂安的墓，这完全类似于我当时在罗马寻找塔斯基的情形。不管怎样，这个

不幸的宗教诗人的遗骸，在这个隐修教士的住所中得到了很好的安置，这位耶路撒冷的史诗作者好像是为了逃避后人的迫害才选了那块无名的墓地。现在，他似乎已经在这里得到了安息，他声名远扬，最后却默默地躺在圣奥努弗的橘树下。

我于28日从威尼斯起程，在当天上午10点的时候上了船，那天的东南风不是很大，所以海上的波涛并不大，但足以鼓起船帆。随着船的航行，我渐渐远离了威尼斯，城市的灯火也渐渐沉没在地平线下面。我努力辨认着沙滩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的众多小岛，它们就好像天上的繁星，点缀在茫茫海面之上。在这些岛上，没有堡垒，没有要塞通道，但有很多教堂和修道院。远处传来招待所和检疫站的钟声，这让漂浮在这危机四伏、前路茫茫的海面上的人感到了一丝平和与宁静。我们距离其中的一个小岛很近，那些僧侣们看到我们的船经过，好像看到出航很久回归的老水手一样。可能，他们是在为旅行者祈福，因为他们脑海中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埃及作客的情景，“因为你们也是埃及的客人”（拉丁语）。

在日出前，船就靠岸了，上了岸之后，我搭乘一辆邮车去的里雅斯特，这是直通阿奎勒亚省的道路。我对那些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家乡被匈奴人和哥特人攻占的地方没有任何兴趣，而寻找两支大军为上帝复仇的遗迹这种事，我也不会去做。我在29日中午顺利抵达了的里雅斯特，这里的天空还算蓝，整个城市规划得很好，周围被高大的山

峰和秃岭包围着。在这里，你感受不到一点意大利的气息，甚至连一所博物馆都没有，你在这里感受到的只能是荒蛮。

我很高兴得到了法兰西驻的里雅斯特的领事塞吉埃先生的帮助，他很热情地为我找到了一艘开往士麦拿（今伊兹密尔）的船。船长亲自将我和我的仆人接到了船上，而且他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到。他会让我在摩里亚下船，然后我改走陆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穿过。船会在阿提卡角停留几天等我，如果没有等到我的话，他们会继续起程。

8月1日凌晨1点，我们正式起锚出航，但我们一出港，就遇到了逆风。伊斯的利亚的沿海地区地势很低，而它的腹地是山脉。那些处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都是文明、繁荣的国家，海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岛屿，每个小岛的海岸上都种了爱神木、棕榈树和橄榄树。这幅景象不由让人想到，这里会不会是阿波罗、海洋女神和维纳斯的家乡。而大西洋经常会遭到风暴的肆虐，周围都是未开化之地。它可以说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精神启蒙，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属于那些坚信上帝的伟大和他的无所不能的信徒们的天堂。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风向发生了变化，日落时候突然变天了，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当船行驶到克罗地亚海湾边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几声雷声。我们在下午3点的时候把帆降了下来，并且在船长舱里的圣母像前挂了一盏灯。

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信仰的力量啊，我不禁感叹，这种力量足以让这位看似柔弱的女性统治整个海洋王国。虽然在陆地上的时候，那些水手和很多人一样都是聪明、睿智的，但在死亡面前，理智一文不值。在这一刻，大家都成为了信徒，相比较理性的光辉，面前的圣母马利亚像才更能在风暴中安定人心。

暴风雨在晚上7点的时候到达了高潮，海上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我们船的船长是个奥地利人，我们大家也跟着船长开始为弗朗索瓦二世、为自己和船上的海员们祈祷“不要葬身在这个神圣的大海中”（意大利语）。水手们有的裸身站着，有的跪在了炮台上，大家和船长一样，应和着船长的祈祷。

这场暴风雨持续到了晚上，船员们在把船帆收起之后，都回到了自己的舱中，只有我还守在舵手的身边。以往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暴，我就选择这种方式度过漫漫长夜。不过当时我还很年轻，那时，海风的咆哮，平静的海面，或者是暗礁甚至是危险，在我看来都充满了情趣。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次的旅行中，我觉得这些东西和以往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我现在明白，年轻时候的很多梦都只能是幻想，是不切实际的。而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是背道而驰的，现在的我依然怀揣着梦想，穿梭在惊涛骇浪中。我在船尾走着，借着驾驶舱中微弱的灯光，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所见所得。舵手对我的行为感到很好奇，可能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法国海军的军官，对航线的事情跟他一

样关心。但事实却是，我的方向感不怎么好，对于港口在什么方向，他一定比我更了解。

8月3日，也就是次日，风向转为了西北，我们很快就通过了波莫岛和佩拉格鲁西岛。在船的左舷处，是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一些岛屿，而右舷处则是圣·昂杰洛峰。这座山峰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加尔加纳峰，它位于意大利海岸，覆盖了离锡朋托遗址很近的曼夫雷多尼地区。

8月4日，海上的风暴停止了，一切变得风平浪静，日落时分，刮起了密史拖拉风，但这样的风没有阻止我们的航行。到了深夜2点，夜色很美，这样美丽的景色让一位年轻的水手唱起了第七首耶路撒冷圣歌：

现在，埃尔米正处于多阴的植物之中……

歌声开始时声调很高，但随着诗句的内容逐渐走向低潮，歌声的声调也变得低沉。我觉得，以他这样一个水手的身份，能唱出这样充满田园意味的歌曲，是非常迷人的。以前的人们在生活中会有一些奇特的习惯，比如提俄克里托斯会将诗中描写的牧羊人放在海边，维吉尔也会享受身为一个海员的乐趣：

冬天是充满欢乐的，农夫们在这段时间无忧无虑，尽情享受生活。当满载食物的船靠岸时，水手们会高兴地把花环挂在船尾。

（《农事诗》，维吉尔）

8月5日，外面刮起了狂风，一只长得很像云雀的灰

色的鸟儿飞了过来，我们收留了它。一般来看，海员们喜欢的东西往往是和他们动荡不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尤其钟爱记忆中与田园有关的一切事物，比如鸡鸣犬吠和各种鸟儿的迁徙。我们在上午 11 点的时候，到达了位于意大利奥特朗托角和阿尔巴尼亚兰盖塔角间的亚得里亚海的门户。

我终于来到了我梦想中希腊文明和拉丁文明的边缘，要知道曾经有多少伟人也曾穿过这片海域，毕达哥拉斯、阿尔西比亚德、西庇阿、恺撒、庞培、西塞罗、奥古斯都、贺拉斯，还有维吉尔，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为这片海域留下了无数的财富。而我这样一个无名的小小旅行者，现在却走在了很多年以前希腊和意大利伟人走过但已经消逝的航线上，并要沿着这条航线探寻两个国度中的缪斯女神。但是，我终究成不了维吉尔，而那些神也已经不住在奥林匹斯山了。

我们开始向法诺岛前进，在古老的地图上，这座岛与梅尔莱尔暗礁一起被人称作奥托诺斯或者卡吕普索。

唐维尔在标识这个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勒谢瓦利埃也是在这位地理权威的指导下，才在岛上找到了尤利西斯为祖国洒下热泪的地方。普罗科匹厄斯在他所写的《秘史》这本书中说，如果我们把科孚岛周围的一个小岛看作是卡吕普索岛，那么荷马说的那个故事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只需要一条船，就可以从卡吕普索岛到科孚岛，但现实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尤利西斯出发的

时候，正好碰上顺风，在 18 天的航行之后，他才在波涛中看到了像盾牌一样升起的斯刻里亚岛。

如果法诺岛就是卡吕普索岛，那么它和斯刻里亚的距离就很近，这样的话，根本不需要 18 天的航行，尤利西斯一定可以从他造船的森林里看到科孚岛的海岸。关于这个问题，普林尼、托勒密、蓬波尼·尤斯、梅拉，还有不公开姓名的德·拉韦纳都没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我们现在可以向伍德和其他的一些学者求教关于荷马时代的地理情况，包括斯特拉波在内，大家几乎都认为吕普索岛位于非洲大陆马耳他海的沿岸地区。

我只是在法诺岛找到了一堆已经发白的岩石，但从内心深处，我很希望它就是卡吕普索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很想按荷马曾经描述的那样，在岛上种下一片“在烈日暴晒下干枯的树林”。除了这些，我还要种下松树以及布满海鸟窠巢的桉木。或者说，像费奈隆写的那样，在岛上我可以找到很多片橘林，还有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奇峰峻岭。啊，那些不懂得理解费奈隆和荷马眼光的人，是多么可悲啊！

晚上 8 点的时候，海上已经没有风了，海面一片平静，船也不晃动了。我在那里度过了我在希腊的第一个晚上，也第一次欣赏了希腊的日落。在船舷的左边，是法诺岛和克基拉岛，穿过这些岛屿，我们看到了埃品鲁斯的高高的地面。北面是我们经过的阿克罗塞罗尼群峰，这些山峰在我们身后形成了一个圆形，一直延伸到了亚得里亚海

的入口处。船的右侧是西面，太阳已经沉到了奥特朗托海的边上，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片可以延伸到非洲的大海。落日的余晖很美，颜色并不鲜艳，云中的落日将白色的云朵染成了枚红色。太阳继续往地平线下面沉，半个小时之后，暮色降临。在短暂的日落过程中，刚落山的时候，天空是白色的，而等到太阳完全落山之后，天空变成了浅蓝色。第二天日出之前的天空是灰白色的，天空中布满了很多的小星星。这些星星并不大，但散发着金黄色淡淡的光芒，这种光芒非常柔和，我甚至找不出一个词来形容它，海平线上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天和海在这一刻融为一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法诺岛上的渔民点亮了灯火，这我不禁联想到仙女点亮忒勒马科斯航船的样子。而瑙西卡^①和伙伴们嬉戏的声音，大概只有我留意到了，或者是安·德洛玛刻^②在维西莫伊斯在河畔哭泣的声音。当我遥望远方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斯刻里亚山以及巴特罗托姆山峰。

人们的品位和情趣总是会受到气候情况的影响，希腊的一切都是柔和的，和前人描述的一样，大自然是一副安详的样子。每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当我们看着雅典、科林斯和爱奥尼亚美丽的景色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帕提依神庙是那么和谐，为什么那些古希腊的

① 瑙西卡是希腊神话中淮阿卡亚王阿尔喀诺俄斯和阿瑞忒的女儿，曾救助过奥德修斯。

② 希腊神话中赫克托耳的妻子，以钟爱其丈夫著称。

雕塑看起来那么安详，脸上几乎不带任何痛苦的表情。在这个缪斯生活的地方，人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不仅如此，周围的所有事物都是和谐的。

8月6日，海面依旧风平浪静，我也抽空好好研究了一下科孚岛，这个岛是著名的尤利西斯在遇到海难之后待过的地方。真希望阿尔喀诺俄斯宫殿出名，只是因为那些充满悲情的故事，我不禁想起了修昔底德不惜浓墨重笔，来描写克基拉岛的动荡不安。荷马在赞叹阿尔喀诺俄斯花园的时候，曾经用了很美好的诗句来描写斯刻里亚岛的命运。亚里士多德因冲动，表示哲学并不能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也因此被驱逐到了这个岛上。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因为要躲避菲利普国王的宫廷而来到了这个岛。而这位将来全副武装进行环球之旅的人，也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很多岛上的居民都见证了这一点。此外，岛上的很多居民都获得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荣誉，他们的名字被写进了西莫尼季斯的诗篇中，也被刻在了坡力克利塔的雕像上，所以，他们的名字变得永垂不朽。费阿克斯人的岛屿总是命运多舛，当他们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的时候，那里就是一出夹杂着荣耀和痛苦的剧本。而在法萨卢斯一战之后，两个罗马人加图和西塞罗在克基拉岛上进行了会面。我实在是想象不出，这样两个人会面会是什么样子，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也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因为西塞罗以前是执政官，所以，加图想把手中的一点共和派军队交给西塞罗指挥。但没过多久，这两个人就分

开了，一个在乌提卡被人挖出了心脏，而另一个人就把他的首级带到了“三人联盟”^①那里。又过了不久，举行了一场让无数人留下眼泪的婚礼，那就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娅^②在克基拉岛的婚礼。而在婚礼之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阿格丽品娜在婚礼举办的地方举办了恺撒大帝的葬礼。这个小岛似乎是被命运安排，来见证两位天才的历史学家的悲情故事。

此外，其他很多历史事件和风土人情的介绍也提及了克基拉岛（当时称为科孚岛）。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时期，有关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历史中，有一套叫《上帝的丰功伟绩由法兰克人建立》的书中写到：十字军从科孚岛出发，并让一位法国的贵族坐上了君士坦丁堡的王位。如果我现在说到尼西亚宗教评议会议、科孚岛大主教阿波利多和他著名的教义，以及该岛在基督教之后的其他几个主教，如乔治和圣·阿尔塞纳。如果我现在说科孚岛的教会是唯一在戴克里先手里幸免的。如果我现在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也是从这里起航去东方朝圣的话，那么恐怕会有很多人笑我。在提及了荷马、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西塞罗、加图和恺撒这些名字之后，我又怎么能再提到克洛德统治时期的克拉基人的门徒圣伊阿宋、圣索西斯特拉特？那些为了争取独立、自由而牺牲自己的人，是不

① 公元前60年，恺撒、庞培和古拉苏曾经因为小加图的反对而结成“前三头同盟”。

② 安东尼的对手屋大维的妹妹。